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六十回 迎國母君王起駕 還鳳闕李後辭窳

卻說劉太後自縊宮中，可憐他自十六歲進宮，安享二十五年王後之福，只因從前作惡，妒忌生心，今日紅綾慘死，原由立心不正，理直如此。早有內監宮娥盡知，嚇得喧嘩呼喊，飛報各宮妃嬪，打開宮門，紛紛解下紅綾結索，解救多般。豈知劉太後大限難逃，三魂七魄，渺渺無蹤，那裏救得還陽。此言暫止，先說嘉祐皇帝鑾駕登程，多少禦前侍衛將軍，劍戟如林，武士擁護，一隊隊的宮監、宮娥，龍車鳳輦同行，幾位大臣隨駕，威武揚揚，音樂喧天，哄動萬民，遠遠偷觀。當日包公先作頭隊，來至陳州，地方官早已掛燈結彩，掃淨街衢，安排香燭迎駕。包公一到陳橋，下了八抬大轎，數十名鐵甲步軍，擁護包大人來到破窳門首。只因李太後不願遷移別處，故眾文武官員不得已將破窳改造高堂，畫棟雕樑，並選侍女伏侍，日用飲食器具俱備。郭海壽日中侍伴李後，一連等了十數日，这一天他進來說道：“母親，包大人來了。”李後問道：“他在那裏？”海壽答道：“現在門外，他言要見母親。”太後道：“我兒且請包大人進來。”海壽領命出去相請。包公吩咐護從在門外伺候，直至內堂，即俯伏朝見。李太後道：“包卿休得拘禮，且請起來。”包公領諾起來，李後問道：“包卿回朝，未知此事辦得如何？”包公回奏道：“臣啟上太後娘娘，已將郭槐三番審究，方得他招認明白。今聖上親排鑾駕，到此迎接娘娘回宮。”太後聞言，大喜道：“今得辨明此段冤情，實勞包卿大力，老身如不得回宮，抵當苦度至死罷了。只因身受不白之冤，仇人日享榮華，豈非天眼永久不開？”包公未及答言，郭海壽笑道：“當今聖上也非賢君，不念生身誕育之恩，反認他人為母，難逃不孝之罪！滿朝中只有包大人是忠心為國，待聖上來時，兒且代母親娘娘罵他幾聲，方出此恨。”包公道：“你言差了。聖上春秋只有十九，當初乃是哺乳小兒，焉知奸人暗害，怎曉娘娘有復盆不白之冤？”李後道：“我兒休得生氣，包卿之言不差，隨娘在此，聖上到來，你若多言躁說，有失君臣之禮，反取罪戾，這是國法無私。”海壽道：“母親既如此吩咐，孩兒焉敢不遵？”

當下包公請娘娘更換鳳冠官服，好待聖上前來迎請。太後道：“包卿，老身落難已久，襤褸衣裳穿慣了，而今不合穿著五彩官服。”包公道：“臣啟奏娘娘，今非昔比，娘娘乃是鳳體貴軀，前時落難，無人知之，以致衣食有虧。如今枯木開花，昏鏡復明，斷不可再穿此襤褸衣裳。況聖駕自來迎請，萬人瞻仰，非同小可，今仍穿破衣，有甚威儀，伏望娘娘準依臣請，速換官服。”太後道：“既如此，且待聖上來相見過，老身然後更換官服。”

正言之際，流星馬報道：“萬歲爺駕到。”包公出外一見，俯伏道旁，嘉祐皇帝道：“包卿平身。”當時聖上傳旨不必放砲，恐驚國母。又命護駕官員，俱在大街伺候。天子不乘車輦，與隨駕五員大臣，及宮娥內監，向破窳而來。包公引駕至內堂，仍然俯伏一旁，朗呼：“臣包拯有言啟奏娘娘，聖上駕到了。”太後道：“皇兒在那裏？”娘娘當初因憂怒交加，已經雙目失明，此時即將兩手摸索呼喚。嘉祐皇帝見親生國母如此模樣，心如刀割，忍不住眼淚直流，搶上數步，跪倒垂淚道：“母後，兒已在此。”太後手按君王肩膊，不覺亦淚下如雨，哭道：“皇兒，追思二十年前逃難之後，苦挨至今，只道母子永無相會之期，何幸得上蒼憐憫，包卿研訊，方得雪冤。但逃難至此，若無郭海壽義兒孝順，亦不能度命至今。今日母子重會，賴包卿、海壽二人之力，恩重如山，皇兒切須念之。”言未了，喉間硬嚥而無聲。嘉祐皇帝帶淚叫道：“母後，豈有娘遭苦難，兒登九五，玉食萬方，兒罪該萬死，有何面目為君。只求母後將兒處治，如若不忍，亦請貶棄幽宮，別立賢孝之君，以承宗嗣。至包卿與郭兄二人恩德，兒當銘於肺腑不忘。”說未完，慘切不能成聲，感觸了幾位隨駕大臣，人人下淚，個個動悲，同聲奏道：“當初聖上正在襁褓，那知禍起蕭牆，伏乞我主勿過為傷感，有傷龍體。今得上天暗佑，復得母子瞻依，正當迎回太後，在宮孝養，實為喜慶之至。伏惟我主與太後娘娘準奏。”

李後道：“眾位卿家平身。老身雙目失明，是個殘廢之人，回宮之念久灰。身軀微賤已久，不覺苦酸，但得今日一見皇兒，明白了前冤，即在破窳中度日，我心亦安。”眾大臣未及回奏，嘉祐皇帝道：“母後休言此語，今既不加罪，正要迎回奉養，以報罔極於萬一，庶幾少贖兒罪。母後若不還宮，兒不敢獨自回朝，也要在此侍奉母後，才免臣庶私議。許倫。”太後道：“皇兒休得傷心，你在襁褓，焉知奸徒詭弄，此事難罪皇兒。但我今二目俱瞽，即是回宮，也無光彩。”天子聞言，覺得悽慘，抽身伏跪階前，禱叩上蒼道：“今日寡人迎請母後還宮，只因雙目失明，不願回宮，如母後不回，寡人也難以回朝。伏乞皇天垂念微誠，使母後瞽圖重明，願輸國帑，以濟天下生靈，大赦囚人，免征陳州賦稅十年。”說來湊巧，李後雙目失明，原由急怒交加，此日沉冤得雪，母子對哭，頓覺心懷大暢，目翳漸退，待到天子禱罷，李後二目果然復明。太後喜道：“皇兒，我雙目果然漸漸生光，即是皇兒孝心感格，皇天憐念，神聖眷佑。”嘉祐皇帝喜出望外，眾大臣拜賀稱奇，郭海壽忍不住笑道：“妙，妙！母親二目，果然復明了！”

嘉祐皇帝龍目一觀，問道：“母後，這是何人？”太後道：“這是義兒郭海壽，乃供養我的，皇兒且略君臣之禮，謝謝此子如何？”嘉祐皇帝道：“他是恩兄了。”喚道：“郭恩兄請上，受寡人一禮。”嘉祐皇帝正要下拜，包公奏道：“尊卑有序，君不拜臣，父不禮子。郭王兄須當力辭。”嘉祐皇帝無言可答，只得不下拜，雙手一拱，口稱：“恩兄，母後全虧你代朕孝養，方得生活至今，待回朝之後，再行恩封，同享榮華。”若說海壽平日乃貧賤小民，禮法一些不懂，真所謂福至心靈，看見皇帝雙手打拱，又聽得包公所言君不拜臣，他即下跪道：“臣不敢當。臣向蒙娘娘教育，乃得成人，無殊兒子一般，稍有奉養，理所當然，焉敢受聖上作謝！”嘉祐皇帝道：“如此，恩兄請起。”說時伸手相扶。

再說太後雙目復明，見眾大臣俯伏在下，連忙說道：“眾位賢卿還不請起！”幾位大臣謝恩起來。聖上命郭王兄上前拜見眾大臣，海壽領命下禮。眾大臣仰體聖上並太後之意，要行參見之禮，海壽那裏懂得，只是答拜。聖上道：“他乃是後輩少年，那裏敢當，眾卿體行參見大禮，還是行個常禮吧！”眾臣禮畢，惟有龐國丈心中不悅。有包公請娘娘更換官服起駕，太後準奏說道：“今已過勞包卿，回朝後再當作講。”包公奏道：“微臣之勞，怎敢望娘娘賜謝。”早有宮娥內監，一同叩首，起來請娘娘更衣梳洗，眾大臣辭退在外伺候。

聖上命內監與王兄更換冠袍玉帶，一同還朝，內監領旨，捧上四爪龍袍冠帶，跪在一旁，請王爺更換。郭海壽搖首道：“我久服粗布破衣裳，焉有此福，穿此龍袍，豈不過分？”正要退出，李後道：“我兒，你前時受了許多苦楚，今日理該同享榮華，休言折福。”聖上道：“恩兄陪伴母後十八年，方得朕母子相會，請更換衣冠，回朝厚加封賜，少盡朕知恩報恩之情。”海壽謝道：“聖上有命，臣本不敢逆，然我生成野性，甘守清貧，伏望聖上賜臣在窳過度光陰足矣。”太後道：“我兒休違聖上旨意，他與你乃是兄弟之稱，然他是君上，你是臣下，為臣逆君，猶如子逆父母，況君言深為合理，你若這意，娘心有所不安。”海壽道：“母親如此吩咐，孩兒焉敢不遵？”聖上欣然，看海壽更上衣冠，又諭知陳州地方官員，將此；日窳改作王府，依照王宮款式，所費銀兩，國庫支領開銷，限期辦竣，作為郭王府第。旨意一下，本地官員遵旨照辦。

且說太後當日登輦，宮娥內監擁護兩旁，聖上駕上鑾車，眾大臣與海壽坐起大轎，眾護駕武官，駿馬高乘，排開隊伍，一路笙歌嘹亮，香煙杳杳。太後心花大放，不道落難後竟有回朝之日，算來實是包拯之功，回朝後加封包拯，以表忠勞，此是後話，不提。

不知太後回朝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